

# 日本新年号“令和”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日语学院 马 骏

**[摘要]** “令和”一词,采撷自《万叶集》。《万叶集》是一部饱含日本民族家国情怀的和歌总集。通过对“令和”出典的考察,既可以客观地回溯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密切交往的历史景象,又能够从东亚汉字文化圈日本汉字文化的独特性的角度,为理性地解读该词的深刻内涵提供学理上的依据。“令”表自然生态,“和”表人文精神,作为新年号的“令和”祈愿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和睦安康。“令和”具有鲜明的日本汉字特征,在语音效果、组词关系甚至采撷方式上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体现出浓郁的“和习”特质。

**[关键词]** 令和 万叶集 梅花歌序 中日文学交流 和习

## 引 言

2019年4月1日11时41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第126代德仁天皇的新年号选定为“令和”,典自奈良时代(710-794)大伴家持编纂的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新年号一经披露,立刻引爆了各国媒体和中日两国的社交网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商业操作和政治评判上极具话题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该话题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年号命名及其典据求证的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牵扯到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和东亚汉字文化圈日本汉字文化特质的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作为典据来源的《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为资料,仔细梳理学术界有关该歌序的观点,籍以彰显其与中国六朝和初唐诗文的渊源关系,突显其在和歌文学发展史上的非凡意义。在此基础上,运用“和习”研究的方法,尝试阐述我们对如何解读日本新年号“令和”的见解。

### 1 新年号出自《万叶集》的必然性

按照中日学术界的通行说法,《古事记》(712

年)《日本书纪》(720年)《万叶集》(770年左右)《怀风藻》(751年)《风土记》(750年左右)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日本上古文学(日语表述为“上代文学”,下同)的文献学基础。为什么新年号偏偏出自《万叶集》?要正确理解新年号“令和”的寓意,就有必要把握“令和”一词的出处;要充分把握《梅花歌序》的文脉,就有必要考察《万叶集》成书的文化语境。所以,我们从《万叶集》说起。

作为“国书”的《万叶集》大约成书于770年,由大伴家持(712?-785)最终编纂而成。《万叶集》收录和歌4500余首,作品分作三大类:歌颂爱情的相闻歌,伤悼逝者的挽歌,相闻、挽歌以外的杂歌。作者上有天皇、贵族、普通官僚,下至百姓、农民、戍边士兵,甚至包括乞丐(卷十六第3885首)。著名歌人有皇戚才媛额田王、宫廷歌人柿本人麻吕、自然歌手山部赤人、传说歌者高桥虫麻吕、社会派诗人山上忆良以及父子两代执掌歌坛的大伴旅人和大伴家持等。但总体上来说,《万叶集》中贵族和官僚们的作品占绝大多数。《万叶集》全部使用汉字书写,汉字被用作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前者史称“万叶假名”,汉字不表意义,仅用来标注读音;后者用作表意文字时有三种情况,即

汉字意义与原义相同者、部分意义重叠者和意义完全不同者,它反映了中国汉字早期传入日本时的原初形态。

我们认为,新年号出自《万叶集》有其必然性,根据有三:歌集命名的寄寓性;歌集开篇的空间观;歌集压卷的时间观。

### 1.1 歌集命名的寄寓性

《万叶集》被誉为日本民族的“心灵故乡”,是和歌乃至整个日本文学的摇篮,其文学史地位可与中国的《诗经》媲美。“万叶”一词主要有两种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与新年号“令和”寓意密切相关。其一,“万叶”之“叶”指年代,“万叶”指“千秋万代”,<sup>[1]</sup>喻指集中所收和歌流芳百世,与新年号“令和”所包含的祈祷性高度吻合。其二,“万叶”的“叶”表“枝繁叶茂”,<sup>[2]</sup>“万叶”喻指歌集所收歌数之多、内容之丰,与新年号“令和”的寄寓性相吻合,体现了万叶时代和歌文学蔚为大观的人文景观。而在汉籍当中,迄今尚未发现“万叶”用作此义的文例。<sup>[3]</sup>基于学术界这两点看法,我们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具备上述两层寓意且作为书名使用的“万叶”一词惟独存在于日本文学之中,恰如“令和”一词间接采撷自汉籍,却在汉籍中难觅成词,且断无用作年号的先例一样。

### 1.2 歌集开篇的空间观

#### 天皇御制歌

【原文】 箆毛与 美笮母乳 布久思毛与 美夫君  
志持 此岳尔 菜采须儿 家告闲名 告纱根 虚见  
津山迹乃 国者押奈户手 吾许曾居 师吉名倍  
手 吾己曾座 我许背齿 告目家呼毛名雄母

(《万叶集》卷一·第1首<sup>[4]</sup>)

这是《万叶集》的开篇之作,作者传为五世纪后叶第21代雄略天皇,是一首反映天皇求婚过程的歌谣。故事发生在奈良京郊的原野,歌谣在“名告纱根”处分作上下片。上半阙大意是说,在万物萌动的春天,一位姑娘,手提竹篮,拿着木铲,来到山冈,采摘山菜。于是天皇登场,语气平缓地问

道:姑娘,家住何处?姓甚名谁?在日本古代社会,询问陌生姑娘的名字,就意味着求婚。而且,第一次询问,通常都会被拒绝。接着,和歌转入下半阙,遭到姑娘拒绝的雄略天皇变得亢奋起来,自报家门道:我乃此国大王,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归我所有。让我来告诉你吧,我究竟是谁!最后,天皇抱得美人归。按照日本当时的习俗,婚姻意味着子孙繁茂和对五谷丰穰的预祝。天皇与各地豪族的每一次联姻,都宣示着那片土地及人民归其所有。<sup>[5]</sup>

### 1.3 歌集压卷的时间观

三年春正月一日于因幡国厅赐餉国郡司等之宴歌一首

【原文】 新年乃始乃 波都波流能 家布敷流  
由伎能 伊夜之家余其腾

右一首守大伴宿祢家持作之

(《万叶集》卷二十·第4516首)

这是《万叶集》的压卷之作,时间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元旦这一特殊的日子,地点是因幡(今鸟取县)郡国府。大伴家持在歌宴上深情地唱道:“新年伊始,瑞雪飘飘,祈愿国家,吉事昭昭!”按照《仪制令》的说法,“凡元日,国司皆率僚属、郡司等向厅朝拜讫,长官受贺,设宴者听。其食以当处官物及正仓充,所须多少从别式”。<sup>[6]</sup>自江户时代的契冲(1640-1701)始,学术界在评述这首和歌时,都会强调它与《万叶集》开篇之作在作品排序上的呼应关系:第一首和歌的作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雄略天皇,最后一首是某地方行政长官大伴家持;第一首地点是在京城的郊外,最后一首在地方的郡国府;第一首咏颂的时间是春天,最后一首亦然;第一首假借天皇求婚祈愿子孙兴旺、物产丰饶,最后一首寄托纷飞的雪花祝福吉祥如意、国富民安。

要而言之,不论是从《万叶集》的命名,还是从开篇之作的空间观,抑或是压卷之作的的时间观,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年号“令和”采撷自《万叶集》的必然性。因为《万叶集》是一部饱含日本民族的家国情怀的一部和歌总集。

## 2 《梅花歌序》所折射出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语境

“令和”一词采撷自《万叶集》《梅花歌序》的下面一段序文：

### 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穀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摛情？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万叶集》卷五·第815-846首）

下面，从《梅花歌序》的作者、歌宴的举办地、赏梅咏歌的习俗、歌序表达出源关系四方面，尝试厘清产生《梅花歌序》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

### 2.1 大伴旅人是万叶时代接受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

关于《梅花歌序》的作者，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山上忆良说”“大伴旅人说”“某官人说”。<sup>[7]</sup>最早对该歌序作者提出质疑的是契冲，他在《代匠记》初稿本中指出“该歌序当出自山上忆良之手”。但契冲后来又在精撰本中否定了自己的说法，认为歌序的作者未详。<sup>[8]</sup>契冲并没有解释改变说法的原因，但其提出的两种说法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学术界的看法。支持前者的有《万叶集略解》《万叶集考证》《万叶集古义》《万叶集私注》等。<sup>[9]</sup>

支持“山上忆良说”一派的依据有两点：一是歌序中“帅老”的表述存在问题。《周礼·地官·序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sup>[10]</sup>郑玄注曰：“老，尊称也。”可知“老”是尊称，大伴旅人不可能在歌序中对自己使用尊称。<sup>[11]</sup>《旅人与忆良》一书明确指出：就像现在只称官名表示尊敬一样，“帅”是官名，仅限于大臣以上官员的称呼，是最高级别的敬称。<sup>[12]</sup>二是歌人兼研究者的土屋文明（1890-1990）

的说法。土屋首先承认并无确凿的资料足以证明山上忆良就是歌序的作者。但他同时认为，既然歌序的作者不是大伴旅人，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大伴身边的人。在参加此次歌宴的人当中，足以担当此任者，非山上忆良莫属。<sup>[13]</sup>因为《万叶集》卷五收录了山上基于汉文学元素创作的大量和歌与汉诗文。

针对“山上忆良说”，芳贺矢一（1867-1927）率先提出了反驳。芳贺指出，从歌序中“萃于帅老之宅”等句子的叙述角度来看，透露出的是大伴旅人的口吻。<sup>[14]</sup>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泽濑久孝（1890-1968）进一步聚焦歌宴上诵咏的32首和歌的排列顺序，得出了歌序作者为大伴旅人的结论。<sup>[15]</sup>

持“大伴旅人说”的学者，针对置疑“帅老”表述存在问题这一点，古泽未知男通过汉籍中的大量用例，证明“老”兼具尊称与卑称两种用法，因此解释时须视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sup>[16]</sup>古泽未知男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泽濑久孝、井村哲夫等的支持。<sup>[17]</sup>井村哲夫指出，《公式令·授位任官·唤辞》有规定，“三位以上直称姓，若右大臣以上称官名”。只是这一规定不宜套用在《梅花歌序》中“帅老”的解释上：一则歌宴是歌人们以歌会友的聚会；二则如果套用《公式令》的条文规定，歌序中的表述绝非“帅老”，当作“（太宰）帅大伴宿祢”。<sup>[18]</sup>武田祐吉（1886-1958）指出，山上忆良的作品多富于思辨性，鲜见华丽的词藻，故而与《梅花歌序》的风格相去甚远。武田还提出支持“大伴旅人说”的三条依据：吉田宜在写给大伴旅人的信中说“兼奉垂示，梅苑芳席，群英摘藻”（《万叶集》卷五·第864首书简），这表明大伴旅人曾将《梅花歌序》寄给吉田宜供其欣赏；大伴旅人行文讲求华丽，追求藻饰的文体风格；歌序中没有夸赞大伴旅人及其庭院的只言片语。<sup>[19]</sup>中西进也是“大伴旅人说”的强力支持者。<sup>[20]</sup>

持“某官人说”的学者<sup>[21]</sup>除质疑“帅老”的尊称表述问题之外，小岛宪法（1913-1998）认为，《梅花歌序》与《怀风藻》诗序在文体上同属一类，当时的官吏撰写起来并不困难。山上忆良的《沉痾自哀文》等作品，语言表达独立特行，明显有别于《梅花



歌序》的遣词造句。<sup>[22]</sup>现如今,学术界关于《梅花歌序》的作者之争逐渐倾向于“大伴旅人说”。我们之所以执著于这一问题,如下文所述,主要因为大伴旅人(665-731年)的文坛领袖地位、其与大伴家持的父子关系以及《梅花歌序》在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 2.2 太宰府是奈良时代连接东亚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举办梅花歌宴的太宰府(亦作大宰府),是七世纪后半叶设置在九州筑前国(今福冈县太宰府市)的地方行政机关,在防务、外交和人际交流诸方面,起着连接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纽带作用,是传播唐代先进文化的集散地。大伴旅人作为太宰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此与下属山上忆良(660-733)历史性地邂逅。从相遇到相知,两人互相切磋和歌技艺,共同探讨如何借鉴汉诗文来表达歌人的思想情感,并最终形成了万叶时代独一无二的“筑紫歌坛”,在和歌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文学表达元素的不朽篇章。如大伴旅人的《赞酒歌》(《万叶集》卷三·第338-350首)<sup>[23]</sup>、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卷五·第892-893首)<sup>[24]</sup>等。

## 2.3 日本古代社会知识精英们眼中的梅花意象

万叶和歌当中,出现最多的植物是胡枝子。其次是梅花,约118首。在《万叶集》中,卷三收有5首梅花歌,卷四有3首。从咏歌年代来看,《梅花歌序》的年代最早,大伴百代的一首(卷三·第392首)的年代与之相仿,都属于万叶第二期。根据《万叶集注释》的统计(见附表1)<sup>[25]</sup>,可知在辑录年代较早的第一·二卷、十一卷、十二·三卷,包含古代歌谣的第十六卷以及收录民歌的第十四卷之中没有一首梅花歌。这一情况充分说明梅花并非日本原生植物,它来自中国大陆,早期并未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成为观赏的对象。又据有冈利幸的研究,日本从弥生时代前期(约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后3世纪中叶)到古坟时代(3世纪末到7世纪前后)的梅、梅子出土遗迹有山口县、大阪府、奈良县、京都府、石川县、东京都。一般认为,梅由中

国大陆传入日本,其栽培逐渐普及的过程与水稻的普及过程基本相同。梅原产中国长江流域,适合夏季潮湿的气候。因为梅很适合日本的风土,其栽培才得以普及开来。<sup>[26]</sup>在奈良时代,距离大陆较近的大宰府宅举行的赏梅活动,催生出《梅花歌三十二首》等大量优美动听的和歌。<sup>[27]</sup>在日本古代社会,知识精英们眼中的梅花是一种珍贵高雅的植物,<sup>[28]</sup>充满异国情调,受到贵族们的追捧,<sup>[29]</sup>体现出一种心仪大陆文化的心态。《梅花歌序》说“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古”具体指古乐府《梅花落》,与眼前大伴旅人家庭院中盛开的梅花(“今”)形成比照,<sup>[30]</sup>歌人们一边遥想大陆文人的风雅,一边观赏眼前的美景,饮酒赋诗,你唱我和,好一番风流倜傥、其乐融融的景象!

## 2.4 《梅花歌序》诗文表达的出源关系

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梅花歌序》与中国文学出源关系的比较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源自六朝诗文的影响;源自《兰亭集序》的影响;源自“初唐四杰”诗序诗句的影响。这一影响客观地反映了中日古代文学交流的深广程度,折射出早期日本文学在融摄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前瞻性和兼容性。

如附表2、3、4所示,六朝诗文的影响,多半体现在词语修辞层面上。《兰亭集序》的影响则不惟如此,更多地体现在歌序的结构方面,即举办歌宴的时间地点、季节风景描写、与会者心态捕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梅花歌序》就是日本古代文学之中的《兰亭集序》。初唐诗序诗句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歌序结尾处对诗序套语句式的模仿,折射出处于同一时期的奈良知识精英在第一时间接受并运用中国文学表达的进取精神。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学对于草创时期的奈良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梅花歌序》对中国文学的融摄也只是日本上古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交流的一个缩影。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4月2日报道,第94届“直木奖”获得者、女作家林真理子说:“从观感上看,‘令和’是一个非常美的年号,估计会带动

一波《万叶集》热潮。”其实,不仅在日本,新年号在中国也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反响,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经史子集”,悉数登场。国人求证“令和”出典的执着态度可圈可点。我们认为,从出源关系来看,附表5中的“韩前伟说”值得予以关注。在过往的各种说法当中,一般认为张衡《归田赋》可视作“令和”最为贴切的典源。其依据有二:一是表达词语和句式极为近似;二是出自奈良文人作为基本文学素养的《文选》。韩前伟文章提供的文例,其新颖之处在于表达上增添了《归田赋》中没有的“淑气”,因而更接近于《梅花歌序》。而且引例序文体裁的叙述口吻亦与《梅花歌序》“不谋而合”。令人遗憾的是,“韩前伟说”未就引例出处及版本做一些必要的文献学及传播学方面的考证,使得该引例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此外留日华人作家“莫邦富说”在“令和”一词的出处业已明了的前提下,仍去求证“令和”一词本身在汉籍中的出典,其方法及结论不仅于事无补,且不无穿凿附会之嫌。

### 3 令和 一词所昭示的日本汉字文化底蕴

下面,在历时与共时的视阈中,从组歌形式、组词关系、语音效果、采撷方式四个方面来探讨新年号“令和”的独特性,加深对日本汉字文化特质的认识。

#### 3.1 组歌形式与“和”意识

众所周知,日本国民性的一大特征就是集团主义,即“令和”中的“和”字。受到中国文化强烈浸染的梅花歌宴在《万叶集》乃至整个和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它是和歌文学精髓的具体再现。“和”表示以诗文的形式进行唱和、酬答,须由两个以上的人来完成。梅花歌宴多达三十二人的诗文唱和,在《万叶集》乃至整个上古文学作品之中是空前绝后的。天平十八年(749)正月,在中宫西院曾举办过一次规模颇巨的酒宴,参加者有王公贵戚和朝廷大臣,而留下的和歌却仅有五首(卷十七·第3922-3926首)。其二,梅花歌宴所体现的风雅情趣,其影响十分深远,曾引起

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代歌人们的强烈共鸣。《万叶集》卷五第849-852题作《后追和梅花歌》,是大伴旅人梅花歌宴后意犹未尽,后来追加吟诵的四首和歌。卷五第864首题作《吉田连宜和梅花歌一首》,表达了吉田宜因身在异处没能与会的遗憾和羡慕之情。天平胜宝二年(751),恰好时隔二十载,身处越中国(今富山县)的大伴旅人之子大伴家持在《追和筑紫大宰之时春苑梅花一首》(卷十九·第4174首)中隔空对话,喊出了重回梅花歌宴的心声。梅花歌宴所具有的这一超时空感,可以说与《万叶集》书名的蕴涵一脉相承,意味着其文学盛况世世代代延绵不断。其三,《梅花歌序》中“若非翰苑,何以摅情”一句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所彰显的是惟有使用诗(和歌)文(歌序)一样高雅的语言才足以抒发澎湃的激情,不啻为一种文学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观的闪现。<sup>[11]</sup>而且,如后来的“若不扣寂含章,何以摅逍遥之趣”(卷十七《七言晚春三日游览一首并序》)“凄恻之意,非歌难拨耳”(卷十九·第4292首歌注)等所示,这样一种觉醒和观念为和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渐成为歌人们和歌创作时的自觉意识与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三点正是新年号选定“令和”在日本文学史层面上的深刻含义。

#### 3.2 “国书”中“令”与“和”的语体色彩

自奈良时代起,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之下,日本逐渐形成了选用美好字眼来为事物命名的传统,甄选年号更是如此。《续日本纪》和铜六年(713)五月二日诏书曰:“畿内七道诸国、郡、乡,名著好字。其郡内所生银铜、彩色、草木、禽兽、鱼虫等物,具录色目及土地沃瘠、山川原野名号所由。又古老相传、旧闻异事,载于史籍言上。”<sup>[12]</sup>该诏书开宗明义就强调在给各地郡乡起名时,须选用两个汉字组成的名称,且立意美好吉利,说明朝廷对命名时的汉字使用极为重视。

下面,通过日本上古文学五部代表作品,在历史语境中,客观地考察“令”“和”二字的意思与用法。“令”字在五部“国书”中的使用情况<sup>[13]</sup>见附表

6. 在总计494例当中,表示(1)“命令”意的文例有460例,表示(3)其他意的有31例。表示(2)“美善”意仅有3例。由“令”字构成的双音词当中,未见表“命令”意且“令”字在前的用例,“令”字在后的用例可见“应令”(《万叶集》卷八·第1518首歌注)、“下令”(《日本书纪》卷三、卷六)、“号令”“唤令”(同卷九、卷二十八)、“政令”(同卷十一、卷十五)、“法令”(同卷十六)、“夏令”“冬令”(同卷二十四)、“违令”(同卷二十五)、“诏令”(卷三十)、“勅令”(《播磨国风记》)。表其他意的用例可见表示官名的“少令”(《万叶集》卷五·第834首歌注)、“(百济)郡令”(《日本书纪》卷十九)、“坊令”(同卷二十五)、“县令”(同卷二十七);表法律条文的“律令”(同卷二十七)、“户令”(卷三十);表人名的“(土理)宣令”(《万叶集》卷三·第313首歌题)、“(刀利)宣令”(《怀风藻》第63首诗题);表植物名“伏令”(《出云国风土记》)。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由“令”字组成的双音词多用来表示反映律令制度的内容,它集中地体现了奈良时期日本吸收中国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相反,用作专属名词且构词上“令”字在前的用例仅见官名“令史”(《万叶集》卷十八·第4032首歌题)、人名“令威”“令开”(《日本书纪》卷二十一)。“令威”一词虽然是特指名词,但“令”可解释为“美善”意,故而值得珍视。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令”在词头且用作“美善”意的用例。在五部上古文献当中,除《梅花歌序》的“令月”之外,还有“令节”一词,共两例。一例出自《万叶集》卷十七第3967首大伴池主的歌序:“空过令节,物色轻人乎”从该歌序中“淡交促膝,得意忘言”与《梅花歌序》中“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的表达相似性来看,毋庸置疑,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因此,两篇歌序中“令节”与“令月”在意义上的互文性不言自明。另一例出自《怀风藻》第107首伊支古麻吕题作《贺五八年宴》的诗句:“令节调黄地,寒风变碧天。”“令月”也好,“令节”也罢,在以“美善”意组成双音节词时,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对节候的褒赞,来烘托出一派美好吉庆的景象。正因为如此,上述三例才会出

现在记述歌宴内容的歌序或诗宴的诗文这一特殊的文体之中。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上古文学五部经典中“和”字的意思与用法。在这五部作品中,“和”字共有53例。其中,用作(1)“和顺”意有20例,复合词有“和平”(《古事记》上卷、中卷,《肥前国风土记》、《常陆国风土记》)、“和顺”(《日本书纪》卷一)、“和镇”(《播磨国风土记》)、“和魂”(《出云国风土记》)、“和松”(《肥前国风土记》)等。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日语汉字在词形上虽与中国汉字完全相同,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却融入了日本人独特的思维考量。学术界将这样一种源自中国文学却又孕含了日本文学元素的表达称为“和习”表达。<sup>[34]</sup>以此处“和平”一词为例,如“悉言向和平山河荒神及不服人等”(《古事记·景行记》<sup>[35]</sup>)、“和平山河荒梗之类”(《常陆国风土记·信太郡》<sup>[36]</sup>)等例所示,“和平”的含义乃是针对神话传说中的山神河灵,假借言灵崇拜的咒术使对手归顺臣服。<sup>[37]</sup>另一方面,“和平”只是指结果,实现和平的手段,除了假借言灵崇拜的咒术之外,另一个就是指武力征服。《古事记·崇神记》:“又此之御世,大毘古命者遣高志道,其子建沼河别命者遣东方十二道,而令和平其麻都漏波奴[双行注:自麻下五字以音]人等。”<sup>[38]</sup>例言(约在3世纪)第10代崇神天皇治世时,大毘古被派往北陆地区,大毘古的儿子被派到东部十二国,两人各自平定了不肯归顺朝廷的当地人。该例“令”表使令意,“和(平)”表“和顺”“臣服”之意。

用作(2)“平和”意共有26例,其中《万叶集》中可见复合词“和平”“和光”。《日本书纪》中“和”字在前的复合词有“和享”“和好”“和解”“和亲”“和谐”“和颜”;“和”字在后的复合词有“通和”“宽和”“伪和”“开和”“融和”“温和”“乞和”“连和”“安和”。《怀风藻》有“饮和”一词。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用作(3)“温暖”意的文例多达6例。《播磨国风土记·贺古郡》:“此时沧海甚平,风波和静。”“风波和静”,犹言风平浪静。除《梅花歌序》的一例外,《万叶集》中另有两例“和风”的例子。卷十七第3976首大伴家持的诗句:



“杪春余日媚日丽，初巳和风拂自轻。”从“杪春”和“初巳”可知，这里指农历三月的“和风”。卷第十八第4072首歌注：“此夕月光流迟，和风稍扇。”从紧接在该歌之后的是大伴池主“三月十五日”创作的一首和歌，可知“此夕”指农历三月的某一傍晚。《怀风藻》第104首释道慈《初春在竹溪山寺於長王宅宴追致辞并序》：“策杖登峻岭，披襟稟和风。”这是一首后人追和长屋王家宅举办过的一场诗宴的诗作，诗序和诗中“初春”“披襟”“和风”等表达以及诗宴的艺术形式，与《梅花歌序》构成一种明晰的亲缘关系，折射出奈良时代诗与歌齐头并进的勃发景象。《怀风藻》第35首刀利康嗣《侍宴》：“日落松影暗，风和花气新。”第87首藤原总前《侍宴》：“斜晖照兰丽，和风扇物新。”“和风”“风和”一词出现在君王举办的宴会的诗文之中，既是对诗宴自然环境的褒赞，更是对诗宴主人人品的夸赞。从这些文例不难看出，“和风”俨然已经成为兼具赞美自然景观和人文精神的溢美之词。

### 3.3 “令和”的组词特征、音声效果及采撷手法

日本上古五部文献中，由“令”字构成的双音词共11个，较之“和”字的组词能力偏弱。除专属名词之外，遵照古汉语构词法的规律，“令”字构成的述宾式有“应令”“下令”“违令”；并列式中的动词词组有“号令”“唤令”“诏令”“敕令”；偏正式有“政令”“法令”“夏令”“冬令”。另一方面，由“和”字组成的双音词有21个，述宾式有“和光”“乞和”；并列式中的形容词并列有“和顺”“和平”“和好”“和亲”“和谐”“宽和”“融和”“温和”“安和”。动词并列有“和镇”“和享”“和解”“通和”“开和”“连和”；偏正式中的定语关系有“和魂”“和松”“和颜”，状语关系有“伪和”。根据笔者的考察结果，并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则，典自《梅花歌序》中的“令和”一词，理当是两个形容词“令”与“和”构成的并列词组，这一判断可以从上述“令”“和”二字所组成的并列式用例得到确证。然而，在已经出版的《万叶集》校注书籍当中，附有日语训读的版本无一例外地都将“和”字视为动词，读作“和(nago-mu)”(《万叶集全注释》)或者“和(yaharagu)”(《万

叶集注释》《万叶集私注》古典大系本《万叶集》古典全集本《万叶集》新潮集成本《万叶集》新编全集本《万叶集》《万叶集全译注原文附》《万叶集全注》《万叶集释注》新编古典大系本《万叶集》等)。也就是说，“令和”一词的并列式是“形容词+动词”，迥然有别于上述由“令”“和”所形成的传统的搭配形式。这正是新年号在构词上的特立之处，是不折不扣的“和习”结构，透露出日本汉字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阅读传统和训读模式。

在新年号公布的第一时间，《三省堂国语辞典》编委饭间浩明在推特上发文说，新年号令人耳目一新，他为“令和”的音声之美所折服。饭间指出：古日语里原本不存在以“ra”行作词头的词语，如《古事记》《万叶集》等和歌当中几乎没有以“ra”起头的单词。直到汉字传入日本以后，这一传统才被打破。日本的年号概莫能外。受到饭间浩明观点的启发，我们对日本历代天皇年号进行了调查。从附表8可以看出，在日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247<sup>[39]</sup>个年号当中，起首音节在日语发音10段中的排序为“ka、sa·ta(并列)、a、ha、ma、na、ra、ya、wa”。与“令和”(reiwa)起首音节相同的三个年号分别是奈良时代元正天皇的“灵龟”(reiki)(715-717)、镰仓时代四条天皇的“历仁”(ryakunin)(1238-1238)、北朝时代光明天皇的“历应”(ryakou)(1338-1342)。最早的“灵龟”距今已有1300余年，最晚的“历应”也有680余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追求音声的新奇性上，“令和”(reiwa)被甄选为新年号，不可谓不殚精竭虑，煞费心机。作为参考，年号中“si”“ku”两个音节似被极力回避。“si”音节开头的年号仅有“至德”(sitoku)(后圆融天皇，1384-1387年)一例。当是因为“si”的谐音容易联想到“死”(si)。无巧不成书，或许受到“si”音节的感染，“至德”这一年号仅使用四年就寿终正寝了。同理，“ku”音节开头的年号未见一例，因为它的谐音是“苦”(ku)。

新年号“令和”的取字方式更是别出心裁，令人过目难忘。试将日本近代五位天皇年号的取字方式做一比较(见附表9)，可知“明治”典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饬明而治。”上下两

句,上句为散句,下句四字一句,取自下句第二字和第四字。“大正”典自《易经·彖传·临卦》:“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一字和第四字。“昭和”典自《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三字和下句第二字。“平成”典自《书经·大禹谟》“地平天成”或《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四字一句,取自第二字和第四字。“令和”典自《万叶集·梅花歌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三字和下句第四字。这里,每一年号取字的方式都不尽相同,其宗旨在于宣示各自年号的唯一性,同时划清与中日两国先行典籍中已有的成词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规避雷同、严格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和习”表达,在《万叶集》以及其他“国书”当中俯拾皆是。<sup>[40]</sup>而且,“和习”汉字的采撷范围不仅贯穿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甚至已经渗透到传入日本的汉文佛经。<sup>[41]</sup>

#### 4 结 语

本文对日本新年号“令和”一词的出处进行了考察,论述了“令和”出自万叶集的必然性。从汉字文化角度探讨了“令和”一词的语体色彩、字意、组词的特征和音声效果。年号代表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对新年号“令和”的考释,我们重温了那场发生在1280多年前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上的文坛佳话,我们或许开始真正认识到日本汉字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和习”表达的排他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日两国文化惟有互读,方能实现双赢。祝福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新的纪元里风雨顺时(“令”)、黔首富宽(“和”),更坚信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社会愈加和谐,并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4ZDB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晓平]

附表(此表笔者所制)

表1 梅花歌在《万叶集》中的分布

卷数	1-2	3	4	5	6	7	8	9	10	11-16	17	18	19	20	合计
歌数	0	4	3	37	2	0	23	0	30	0	6	1(重复)	8	4	118

表2 源自六朝诗文的影响

序号	《梅花歌序》	六朝诗文	诸注
1	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是后有梅花妆。/“镜前之粉”,表示佳人镜前的化妆粉。梁元帝《咏风》:“楼上试朝妆,风华下砌傍。入镜先飘粉,翻衫好染香。”梁何逊《咏春风》:“镜前飘落粉,琴上响余声。”梅花与白色媲美的诗句,梁简文帝《梅花赋》:“争楼上之落粉”;陈后主古乐府《梅花落》:“春砌落芳梅,飘零上凤楼。拂妆疑粉散,逐溜似萍开。”/《拾穗抄》指出,“兰薰珮后之香”出自《文选》所收《离骚经》:“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代匠记》 <sup>[42]</sup> 小岛宪之说 <sup>[43]</sup> 《万叶集注释》 <sup>[44]</sup>
2	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	“倾盖”,隋炀帝《老<嵩>诗》云:“独留尘尾影,犹横偃盖荫。”	《代匠记》 <sup>[45]</sup>
3	夕岫结雾,鸟封霰而迷林。	相如《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杂纤罗垂雾縠。”	同上
4	庭舞新蝶,空归故雁。	鲍泉《春日诗》:“新燕始新妇,新蝶复新飞。”	《万叶集考证》 <sup>[46]</sup>
5	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	《淮南子》:“以天为盖,以地为舆”;《文选》刘伶《酒德颂》:“幕天席地”;梁陆倕《赠京邑僚友诗》:“促膝岂异人,戚戚皆姻娅”;《文选》吕向[笔者注:“向”,原文误作“尚”]注:“促,近膝坐也”;《文选》张衡《西京赋》:“羽觞行而无算”,李善注:“《汉书音义》曰:‘羽觞,作生爵形。’”刘良注:“杯上缀羽以速饮也”;《文选》《应休琏与满公琰书》:“繁俎错错,羽爵飞腾。”	《代匠记》 <sup>[47]</sup>
6	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	《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陶渊明诗:“此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文选》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尔雅》:“衿,交领,与襟同。”	同上



7	若非翰苑,何以摅情?	《文选》《羽猎赋》李善注:“韦昭曰:‘翰,笔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今谓苑义亦准此”;《博雅》:“摅,舒也。”	同上
8	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	今案:诗指《摛有梅篇》耶?彼惜摛坠者,实也。虽然花实虽异,故指乎?初稿本:“《古乐府》云:‘念汝零落逐风飏,徒有霜华无霜实,’”/“落梅之篇”,指《玉台新咏》卷四谢朓《杂诗五首》中的第五首《落梅》。《代匠记》例举《毛诗·召南》《落有梅》,但该诗说的是梅子。又推测可能指《古乐府·梅花落》。	同上/仓野宪司说 <sup>[48]</sup> 《万叶集全注释》 <sup>[49]</sup>

表3 源自《兰亭集序》的影响

序号	《梅花歌序》	《兰亭集序》 <sup>[50]</sup>	诸注
1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代匠记》 <sup>[51]</sup>
2	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是日也,天[清]朗[气清][而]惠风和畅。	同上
3	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	或取诸怀抱,语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	同上
4	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万叶集考证》 <sup>[52]</sup>

表4 源自初唐四杰诗序诗句的影响

序号	《梅花歌序》	初唐诗序·诗句	诸注
1	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杜审言诗:“淑气催黄鸟。”	《代匠记》 <sup>[53]</sup>
2	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王勃《江浦观鱼宴序》:“请抽文律,共抒情机。” 骆宾王《秋日饯尹大往京序》:“请振词峰,用开笔海,人为四韵,用慰九秋。” 杨炯《宴皇甫兵曹宅诗序》:“皆请赋诗,日暮途远,聊叙序引。”/ 王勃《秋日楚郝司户宅遇钱崔使君序》:“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首,俱成四韵云尔。”	小岛宪之说 <sup>[54][55]</sup>

表5 “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的诸家注释

序号	关键词	初唐以前的韩诗文	诸注
1	令月	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杜审言诗:“淑气催黄鸟。”/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李善注:“《礼记》曰:‘令月吉日’,郑玄曰:‘令,善也。’”/“令”,“嘉”的意思。	《代匠记》 <sup>[56]</sup> 《万叶集注释》 <sup>[57]</sup> 中西进说 <sup>[58]</sup>
	淑气	“淑”,《说文》:“清湛也。”/《说文》:“清湛也。”亦注作“善也”“美也”。此处意思重点是“清”。《文选》卷二十八陆士衡《塘上行》:“淑气与时殒,余芳随风捐。”	《万叶集全注释》 <sup>[59]</sup> 《万叶集注释》 <sup>[60]</sup>
2		《昭明太子集》:“伏以节应佳辰,时登令月。和风拂迥,淑气浮空。”	韩前伟说 <sup>[61]</sup>
3		《黄帝内经》:“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莫邦富说 <sup>[62]</sup>

表6 “国书”中“令”字意思及用法

序号	“国书”	(1) “命令”意	(2) “美善”意	(3) 其他	合计例
1	万叶集	17	2	7	25
2	古事记	81	0	0	81
3	日本书纪	305	0	20	325
4	怀风藻	2	1	1	4
5	风土记	56	0	3	59

表7 “国书”中“和”字意思及用法

序号	“国书”	(1) “和顺”意	(2) “平和”意	(3) “温暖”意	合计例
1	万叶集	0	2	3	5
2	古事记	10	0	0	10
3	日本书纪	5	22	0	27
4	怀风藻	0	1	3	4
5	风土记	5	1	1	7

表8 日本年号起首音节10行排位

序号	行	元号	合计例
1	ka	①嘉永 ②久安 ③庆安 ④弘安……	79
2	sa	①齐衡 ②至德 ③朱雀……	41
3	ta	①大永 ②长久 ③天安 ④德治……	41
4	a	①安永 ②永延 ③应安……	38
5	ha	①白雉 ②文安 ④平治 ⑤保安……	27
6	ma	①万延 ②明应……	8
7	na	仁安……	5
8	ra	“灵龟”(reiki) “历仁”(ryakuninn) “历应”(ryakuou)	3
9	ya	养老 养和	2
10	wa	和铜	1

表9 日本近代天皇年号取字方式

序号	年号	出典	取字方式
1	明治	《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饬明而治。”	上下两句，上句散句，下句四字一句，取自下句第二字和第四字。
2	大正	《易经·彖传·临卦》：“大亨以正，天之之道也。”	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一字和第四字。
3	昭和	《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三字和下句第二字。
4	平成	《书经·大禹谟》：“地平天成”《史记·五帝本纪》：“(帝舜)内平外成”	四字一句，取自第二字和第四字。
5	令和	《万叶集·梅花歌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上下两句，各为四字，取自上句第三字和下句第四字。

注

- [1] “万叶”表示“千秋万代”的汉籍散文例，如《文选》卷四十六宋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固万叶而为量者也”，六臣注：“叶，代也。”韵文例，如唐玄宗《游兴庆宫作》：“万叶传余庆，千年志不移。”(王启兴.校编全唐诗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348.)《日本书纪》卷十五《显宗纪》即位前纪条：“是以克固四维，永隆万叶，功邻造物，清猷映世。”(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藏中進，毛利正守.日本書紀②[M].東京：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1996：238.)
- [2] “万叶”表示“枝叶茂盛”，例如晋陆云《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朱明有晔，万叶翠繁。”陈江总《咏采甘露应诏诗》：“千行珠树出，万叶琼枝长。”(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700.2586.)
- [3] 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の考察—中[M].東京：塙書房，1964：748-756.
- [4] 小島憲之，木下正俊，東野治之.万葉集②[M].東京：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1995：40.
- [5] 伊藤博.万葉集积注一[M].東京：集英社，1995：23-24.
- [6] 令集解后篇[M].東京：新增補国史大系第二部.吉川弘文館，1959：721-722.
- [7] 高木市之助，五味智英，大野晋.万葉集 二[M].東京：岩波書店，1959：72.
- [8] 万葉代匠記三.契冲全集第三卷[M].東京：岩波書店，1974：60.
- [9] 万葉集略解第一册[M].東京：博文館，1929：368.岸本由豆流.万葉集考証 第五卷[M].東京：古今書院，1926：万葉集古義三[M].東京：目黒書店，1947：342；土屋文明.万葉集私注三[M].東京：筑摩書房，1959：68.
- [10] 《周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697.
- [11] 岸本由豆流.万葉集考証[M].東京：古今書院，1926.
- [12] 土屋文明.旅人と憶良[M].大阪：創元社，1942.
- [13] 土屋文明.万葉集私注三[M].東京：筑摩書房，1959：68.
- [14] 芳賀矢一.万葉集卷五に就いて[J].心の花，1915，19(3).
- [15] 澤瀉久孝.万葉集注积卷第五[M].東京：中央公論社，1959：99.
- [16] 古澤未知男.漢詩文引用より見た万葉集の研究[M].東京：櫻楓社，1966：141.
- [17] 澤瀉久孝.万葉集注积卷第五[M].東京：中央公論社，1959：99；井村哲夫.万葉集全注卷第五[M].東京：有斐社，1984：92.
- [18] 井村哲夫.万葉集全注卷第五[M].東京：有斐社，1984：92.
- [19] 武田祐吉.万葉集全注积卷五[M].東京：角川書店，1957：430-431.
- [20] 中西進.万葉集全訳注原文付(一)[M].東京：講談社，1978：397.

- [21] 小島憲之, 木下正俊, 佐竹昭廣. 万葉集二[M]. 東京: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小学館, 1972: 67.
- [22] 小島憲之. 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中[M]. 東京: 塙書房, 1964: 934-935.
- [23] 何卫红.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大伴旅人《赞酒歌》研究[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2).
- [24] 马骏. 山上忆良的文学与创新——“甕には蜘蛛の巣かきて”考. 当代日本语学研究[M]. 北京: 高教出版社, 2003(10).
- [25] 澤瀉久孝. 万葉集注积卷第五[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9: 97.
- [26] 有岡利幸. 梅一ものとの人間の文化史[M]. 東京: 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9.
- [27] 澤瀉久孝. 万葉集注积卷第五[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9: 97.
- [28] 中西進. 万葉集全訳原文付(一)[M]. 東京: 講談社, 1978: 397; 伊藤博. 万葉集注三[M]. 東京: 集英社, 1996: 86.
- [29] 井村哲夫. 万葉集全注卷第五[M]. 東京: 有斐社, 1984: 91.
- [30] 小島憲之. 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中[M]. 東京: 塙書房, 1964: 934-935.
- [31] 伊藤博. 万葉集注三[M]. 東京: 集英社, 1996: 83.
- [32] 青木和夫, 稻岡耕二, 笹山晴生. 白藤礼幸. 續日本紀一[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9: 196-198.
- [33] 调查对象《万叶集》主要包括歌序、歌题、歌注、书简、前文和目录,《古事记》的序文和上中下三卷, 不含“万叶假名”和年号以及表酬答、唱和意思,《日本书纪》《风土记》同此。
- [34] “和习”表达是中日文学交流活动中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融合与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和习”表达恰好呈现出置身于其间的诗人、文学集团乃至整个日本上古文学实现本土化前夕的原始风貌。因此,当我们把“和习”问题研究置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视阈中时,就有可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实质上,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过程中,“和习”问题所折射出的是日本上古文人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和习”表达既是日本文学容摄中国文学的必然结果,更是日本文学努力根据本国传统文化、审美趣向、民俗习惯、生活环境等创造民族文学特质这样一种人文精神的彰显。(马骏. 日本上古文学“和习”问题研究 2011 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5.)
- [35] 山口佳紀, 神野志隆光. 古事記[M]. 東京: 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小学館, 1997: 224.
- [36] 植垣節也. 風土記[M]. 東京: 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岩波書店, 1997: 364.
- [37] 澤瀉久孝. 時代別国語大辞典上代編[M]. 東京: 三省堂, 1992: 302.
- [38] 山口佳紀, 神野志隆光. 古事記[M]. 東京: 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 小学館, 1997: 188.
- [39] 实际只有 245 个, 有两个沿用前代天皇年号。这里不再重复计数。
- [40] 马骏. 万叶集汉语词汇表达的出典研究(一)——“所心”考[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1(1). 同. 突破汉字固有表现的重围—从《古事记》序文中的“切蛇”说起. 文史知识, 2012(2). 同. 中国の記紀研究の現状と展望. 瀨間正之. 記紀の可能性. 古代文学と隣接する諸学シリーズ10. 竹林舎, 2018(3).
- [41] 马骏. 和化する法華經—『本朝法華驗記』の表現と発想. 浅田徹. 日本化する法華經[M]. 東京: 勉誠出版, 2016(10). 马骏. 黄美华. 汉文佛经文体影响下的日本上古文学(全三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42]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 契冲全集第三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4: 61-62.
- [43] 小島憲之. 萬葉語の解釈と出典の問題. 萬葉集大成(訓詁篇上)[M]. 東京: 平凡社, 1954: 9.
- [44] 澤瀉久孝. 万葉集注积卷第五[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59: 102.
- [45]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 契冲全集第三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4: 61-62.
- [46] 岸本由豆流. 万葉集考証第五卷[M]. 東京: 古今書院, 1926.
- [47]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 契冲全集第三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4: 61-62.
- [48] 倉野憲司. 萬葉集卷五梅花歌序の『詩記落梅之篇』について[J]. 国語と国文学, 1959, 36(2).
- [49] 武田祐吉. 万葉集全注积卷五.[M]. 東京: 角川書店, 1957: 433.
- [50] 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609.)
- [51]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 契冲全集第三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4: 61-62.



- [52] 岸本由豆流.万葉集考証第五卷[M].東京:古今書院,1926.
- [53]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契沖全集第三卷[M].東京:岩波書店,1974:61-62.
- [54] 小島憲之.懷風藻より天平萬葉の詩序[J].国語国文,1958,27(10).
- [55] 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中[M].東京:塙書房,1964:934.
- [56] 万葉代匠記三(精撰本).契沖全集第三卷[M].東京:岩波書店,1974:61-62.
- [57] 澤瀉久孝.万葉集注釈卷第五[M].東京:中央公論社,1959:101.
- [58] 中西進.万葉集全訳注原文付(一)[M].東京:講談社,1978:397.
- [59] 武田祐吉.万葉集全注釈卷五[M].東京:角川書店,1957:431.
- [60] 澤瀉久孝.万葉集注釈卷第五[M].東京:中央公論社,1959:101.
- [61] 韩前伟.祈年文譚:日本新年号与中国文化有什么渊源,2019:4.1.光明日报客户端.
- [62] 林子人.从《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和歌是如何成为日本文化典范的?.界面新闻,2019.4.6.

---

作者简介:马骏(1960—) 男 汉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研究、文献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meihua11202003@163.com

## A Study of Japan's New Era Name "Reiwa"

**Abstract:** The two kanji characters for "Reiwa" are derived from the *Manyoshu*, an anthology of waka poetry filled with the Japanese people's feelings for home and country. Through a study of the derivation of "Reiwa", it is possible to objectively review the historical ex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Sino-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a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Reiwa's connot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culture of kanji characters in East Asia. "Rei" refers to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Wa" concerns the spirit of humanities. Therefore, the new era name "Reiwa" represents wishes for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the country, and harmony and good health for its people. "Reiwa"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its two kanji characters, with clear exclusiveness in the pronunci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s and even its selection of names, reflecting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Washu".

**Keywords:** Reiwa; Manyoshu; Plum Blossom; Sino-Japanese literature exchanges; characteristics of Washu

### Author's Information:

Ma Jun(Male)Year of Birth: 1960  
Professor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y  
E-mail: meihua11202003@163.com